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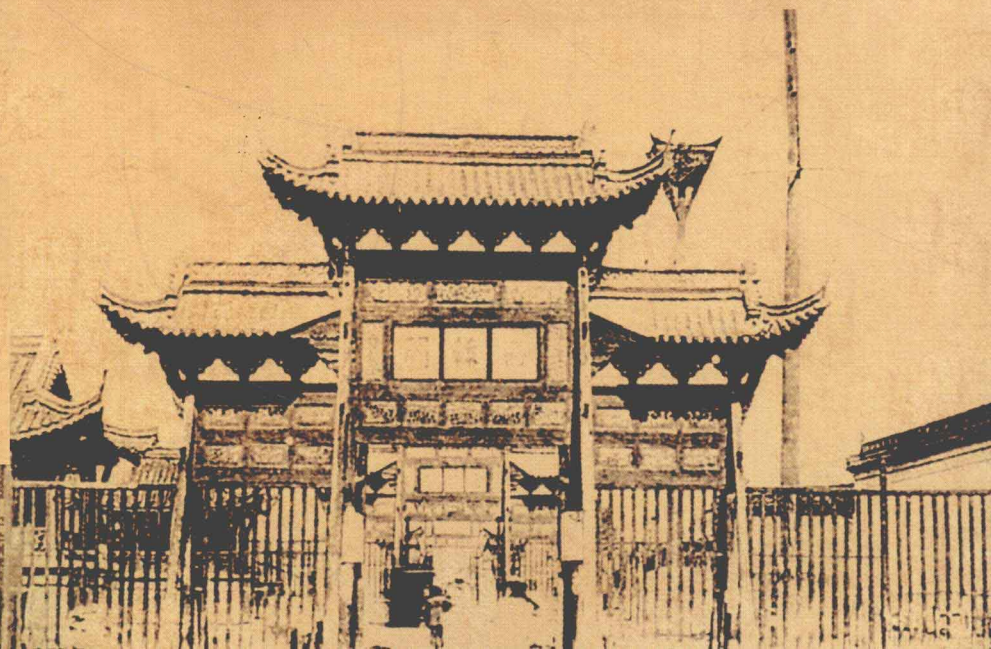
《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科举是古代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曾被许多学者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在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社会里，苏州出了近三千名进士，其中有五十位文武状元，曾赢得“状元之乡”的美誉。无怪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道：苏州人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的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是最高的。

主编 刘文洪 詹 刚
著者 李嘉球

苏州 科举那些趣事

古吴轩出版社



【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苏州 科举那些趣事

主编 刘文洪 詹 刚

著者 李嘉球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科举那些趣事 / 李嘉球著. —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10

(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 刘文洪，詹刚主编)

ISBN 978-7-80733-704-1

I. ①苏… II. ①李… III. ①科举制度—史料—苏州市 IV. ①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6118号

责任编辑：陆月星

装帧设计：陆月星

责任照排：殷文秋

特约校对：潘家荣

责任校对：张 蕾

书 名：苏州：科举那些趣事

著 者：李嘉球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5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704-1

定 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512-65640827

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苏州：科举那些趣事》

主 编

刘文洪 詹 刚

副主编

沈 玲 杨秉灏

编 委

毛栋良 王裕仁

著 者

李嘉球

触摸苏州的文脉

——序《姑苏晚报文化丛书》

刘文洪

苏州这棵大树的根系特别发达。我们看得见的小桥流水、温山软水以及高速公路、高楼大厦，不过是她的如盖绿荫。她的根系则有着两千五百年琥珀般的凝聚和无数曲曲折折的人文故事。这些，需要我们在泛黄的线装书里搜寻，需要我们在风化的城砖里辨析，更多的还需要我们用心灵去倾听和感受。这些根系如同这棵大树地上部分的倒影，她在地下的深度，将决定这棵大树的高度。这座城市幽深而道劲的文脉，恰是这座城市可以以两千五百的高龄依然鲜活如昨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活在苏州这座城市里的人特别幸运，因为先辈人文的光芒给我们以足够的养分，久而久之，历代苏州人都和自己的城市一样，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同样的道理，生长在这座城市里的报纸亦幸运有加，因为循着苏州文脉的走向，就可得到源源不断的素材，就会形成独有的风格，形成符合城市特质的品牌。作为苏州人自己的晚报，《姑苏晚报》始终秉承这一理念，持之以恒开掘文化的富矿，在制造具有文化气息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也使自身文气沛然。

就像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是以会背诵几首唐诗宋词为标准一样，一张报纸有没有文化，也不是以刊发了几多散文为参数。诗歌散文是文化

的一种形式,《姑苏晚报》从第一天起就有《怡园》副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姑苏晚报》具有一种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注重整体宏观把握苏州特有的文脉,对读者形成有深度、有规模的供给,尤其是近几年策划的“阊门寻根”“李根源与小王山”等活动以及开设的《晚报会客厅》栏目,超越了一般概念的风花雪月,更多的是对历史文脉的梳理、诠释和领悟。如今结集出版的这套丛书,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尚有多组仍在进行之中,更有一些是正在酝酿的胸中沟壑。这充分体现了晚报人的追求,也给了读者更多的期待,给了关注苏州的人们几许安慰。

这套丛书的专题性、专栏性很强,甚至某些题材只有一部分读者感兴趣,并非文化普及的大众读物。这可以理解为其弊,但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前瞻意识,是对苏州文脉宏观把握前提下的理性开掘。当今社会,浮躁是生活节奏加快的伴生物,而浮躁恰是文化的大忌。诸多文化快餐,不仅无益身心,甚至还不啻是对文化的糟蹋。如何保持一份淡定与从容,对报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作者之所以青灯黄卷码下如许文字,不仅是为了引领舆情的责任,更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做一点快餐和点心,亦是果腹之需,但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应该是对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弘扬,应该是留下历史印记的文化大餐。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对苏州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人文风物纵向切入,条分缕析,形成较为完整的系列,让现代人真切触摸到历史的脉动和岁月的余温。比如,光是城门,苏州除了阊门还有盘门、葑门、娄门等几多弟兄,那些在与不在的门洞里藏着多少如风随行的往昔。

文脉是城市的根和灵魂,是城市记忆的延续。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的形象可能日渐趋同,但文脉是城市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让不同地域的城市大放异彩。现代化不应以切断历史为代价,越是现代,越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境界,就越会理解城市文脉是多么可贵,是多么值得呵护与坚守。

对报纸的特征有两句质朴的归纳：“秀才人情纸半张，力举千钧百万兵。”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报纸看得无足轻重，也可以认识到其无穷的影响力。我对两句话的理解兼而有之，既深知保护传承历史文脉是个系统工程，一张报纸难敌推土机的威力，同时我也坚信，舆论日积月累滴水穿石般的柔韧终能消弭些许现代人的浮躁与狂野。

尊重历史文化不是古而不化，也不是僵硬地维护自然的衰败，不是在线装书的腐气里盲目陶醉。在这方面，苏州是个成功的典范，古韵今风就是苏州人睿智的集中体现。我们恰是在对历史文脉增进了解、理解的过程中，更增一份对历史文脉的热爱与敬畏。当我翻阅这套丛书的时候，不禁感到一阵悸动，仿佛先人穿越而来，而我们的这些文字不是也要穿越未来么？

至少此刻，我们穿越人潮。

（作者系苏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目 录

触摸苏州的文脉

——序《姑苏晚报文化丛书》/刘文洪

科场角逐

陆 宸: 晚唐俊才“自放状元”	1
杨 滨: 七试不中呕血而死	4
施 槃: 英俊漂亮得状元	7
张 和: 因眼眇痛失状元郎	9
吴 宽: 不屑科举却连中两元	12
王 鏊: 遭忌妒屈居探花郎	15
归有光: 时文名家竟八次落第	18
皇甫冲: 蹭蹬公车二十余年而卒	22
桑 悦: 屡遭落榜的“江南才子”	25
陆师道: 与状元失之交臂的苏州人	28
文震孟: 十上礼闱终究夺魁	31
钱谦益: 状元被调换成探花郎	35

孙承恩：科举路上一波三折	38
王 岩：八六老翁未及殿试而卒	41
沈德潜：乡试宏博连连落第	44
毕 沅：忠厚诚实问鼎折桂	47
钱 棨：险与“三元”失之交臂	50

科场传奇

长洲归氏：天下状元第一家	53
刘必成：武状元又中文状元	55
王锡爵：王衡父子同是榜眼	58
王曰俞：王澧父子同榜进士	61
孙承恩：义不欺君卖弟得状元	64
徐元文：同胞兄弟“三鼎甲”	67
何 焯：屡试不中却赐得举人进士	70
叶方蔼：清世祖青睐的探花	72
徐乾学：官宦人家“五子登科”	75
陈祖范：二十四次乡试别“号舍”	78
汪廷珩：汪学金父子并蒂探花	81
钱 棨：“小三元”连“大三元”	84
彭定求：彭启丰祖孙双双会状	87

科场轶闻

黄 由：穹窿石移状元来归	90
卫 泾：潮至夷亭出状元	93
朱希周：好姓好名助他中状元	96

徐乾学: 慧眼发现了“文曲星”	99
缪 彤: 传胪大典上出洋相	103
韩 莢: 险被星相家耽误前程	106
齐升甫: 听到岁试竟当场吓死	109
吴维鹗: 二十七岁青年殒命考场	111
徐大椿: 唱“道情”痛骂八股文	113
张书勋: 老翁摇会助他上“公车”	116
潘世恩: 重赴“鹿鸣宴”“恩荣宴”	119
翁曾源: 解不开的状元之谜	122
冯桂芬: 光福潭东祈梦中榜眼	125
王 韬: 真是“长毛状元”吗	128

科场舞弊

唐伯虎: 解元身陷科场案(上)	133
唐伯虎: 解元身陷科场案(下)	136
沈同和: 抄袭得会元终被除名	139
孙 旸: 状元之弟卷入科场案	142
吴兆骞: 江南名士考场交白卷	145
丁尔骥: 率落榜秀才大闹府学(上)	148
丁尔骥: 率落榜秀才大闹府学(下)	151
程炳采: 因收“条子”遭斩决(上)	154
程炳采: 因收“条子”遭斩决(下)	157
潘祖荫: 眉寿鼎拓片通“关节”	160
后 记	163

陆 扈： 晚唐俊才“自放状元”

自隋朝开设科举以来，“进士”一科至唐朝就受到广泛重视，人们把进士及第称为“登龙门”。民间有“鲤鱼跳龙门”谚语。一旦金榜题名，便是“百千万里尽传名”。那些考中的进士纷纷写诗，表达自己得意的心情，诗人孟郊就曾经写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放榜后，新进士还要参加曲江会、杏园宴。曲江指长安东南的曲江亭子，宴会时热闹非常，皇家教坊乐队特来演奏助兴，有时皇帝也登上曲江南岸的紫云楼垂帘观看。宴会过后，众进士又到长安东南角晋昌坊大慈恩寺雁塔题名，以示荣耀。曾任过苏州知府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在雁塔下题过名，并赋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此科共有十七名进士，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登第时年方二十七岁。

而进士中的状元，更是“龙头”，万众瞩目。每当殿试第一名状元公布之日，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即使是至尊皇帝也注视新科状元。新状元从崇正门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街道两边观众“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甚至有人登上屋面观看。宋朝文学家尹洙曾说过：状元及第的荣耀，即使是率领数十万兵马，收复重要失地班师回朝时，凯歌高奏，受到皇帝与大臣们的慰劳，献捷太庙，也比不上。倘若再过若干年，状元爬上了宰相宝座，那更是人生荣耀之极致，“人间得意之事无过于此”（宋·田况《儒林公议》）。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状元是特别的青睐与推崇。

在古代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中，苏州共出了近三千名进士，其

中有五十名文武状元；后来为官做到宰相的共有十人，他们分别是唐朝的陆扈、苏检；宋朝的卫泾；明朝的顾鼎臣、申时行、文震孟；清朝的徐元文、潘世恩、翁同龢、陆润庠。

不过，传说陆扈的状元得来并不那么光彩，曾被人讥讽为“自放状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唐帝国到了晚期，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朝气与辉煌。广明元年（880）十一月，黄巢领导的农民军直逼唐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僖宗皇帝仓皇逃往四川。十二月，黄巢破潼关，入长安，称帝即位，取国号为“大齐”。后来，经李克用、朱全忠等奋力反击，黄巢于中和四年（884）六月在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自刎。次年三月，唐僖宗才回到京师长安。

为了振奋士气，唐僖宗又重新改元“光启”，并照例开科取进士。但是还未来得及发榜，兵乱就进逼京师，是年十二月唐僖宗又出逃离京；次年正月刚到达凤翔（今陕西凤翔），又被太监田令孜逼上车驾，挟持到梁洋兴元（今陕西汉中）。赶到兴元，已是三月中旬。陆扈随驾一起逃奔，途中与中书舍人郑损同住一个旅馆，两人十分投机。

光启二年（886）六月，随皇帝一起逃跑的宰相韦昭度听说陆扈很有才华，便将陆扈叫去，两人一见如故。经过一番交谈，韦宰相觉得陆扈名不虚传，准备向皇帝推荐起用。陆扈便将自己参加科举考试，至今没有揭榜，心里很不安的想法告诉了韦宰相，希望自己快一些成为进士。韦昭度听了很是同情，便说道：

“现在时间已六月盛夏，不是试期，又不是地方，再说请谁当主考官呢？”

“可请中书舍人郑损。”陆扈答道。

韦宰相觉得可行，乱中开科虽有点儿戏，却能给社会造成朝廷正常的舆论假象；保住了朝廷，自己宰相的位子也就更加牢靠，于是便叫陆扈转告郑损。而郑损接受任务后，便请陆扈具体帮助操办，阅卷、写帖、填写金榜都无人肯干，陆扈只得自己一手制定，趁机将自己的名

字写在榜首。

唐朝科举取士与明清时有所不同，考生主要考诗赋，考场没有严密纪律。考前，考生奔走“开后门”是十分正常的事，纷纷向名公巨卿、达官贵人投献自己的代表作，称为“投卷”。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表现史才、诗歌、议论的小说。向礼部投献，称为“公卷”；向名公巨卿投献，称为“行卷”。投卷使一些确有才能的人得以显露头角，例如牛僧孺曾以《说乐》得到韩愈、皇甫湜的赏识而中进士，杜牧曾因《阿房宫赋》得到吴武陵的推荐而得进士。

至六月揭榜，陆扈第一名状元及第。唐朝进士科一般录取三十名左右，据清朝徐崧《登科记考》（卷二十三）考证，这一科只录取进士九名。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自然也都没了。因为，陆扈自己操作了一切，所以人称他为“自放状元”，亦说他是“自封状元”。当时正好是盛夏。后来，陆扈在翰林院任职，每当天气炎热之日，翰林学士们便开玩笑说：“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很适合造榜呀。”意思是讥笑陆扈中状元不是时间、不正当。

长期以来，人们受伟人语录的影响，都觉得状元似乎个个是“草包”。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历代状元，绝大多数都是很有才华的人。

据史书记载，陆扈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做起文章来仿佛神授妙笔，洋洋洒洒，喷涌不止，现场作文，挥翰如飞，而且文理俱惬，同僚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才华，是当时公认的文章“圣手”。他与陆希声、陆威名噪当时文坛，号称“三陆”。唐昭宗李晔喜欢舞文弄墨，有一天写了一篇赋，自鸣得意，传令叫翰林院学士到金銮殿当即和赋，众学士都紧张得写不出来。唯独陆扈镇静自若，洋洋洒洒，不一会儿便完成交卷。唐昭宗接过文章，边看边连连点头称赞，并感叹道：“贞元年间，陆贽、吴通玄兄弟擅作内廷文章，可是后来没人能相继。今日朕能得你，文章就不会坠灭了！”

杨 滨： 七试不中呕血而死

古代科举是人生的一种博弈，是封建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一种方法，更是封建统治者掌控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从端门鱼贯而入，曾发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朗朗笑声。为了博取功名，士子们孜孜以求，有人垂垂老矣还未中式，把一生青春乃至身家都用于科举，曾经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

参加考试的士子，进入考场时，须随身自带书籍、被褥以及烧饭、汲水各器具，“负载者累累”，简直连囚犯也不如。完卷出场后，“卧未贴席，唱名之声又复彻耳”，就像“缦骑传呼，不容稍留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往返折腾与巨大的心理压力，“乘舆而往，兴尽而返，如是者三”。无怪有人感叹道：参加考试的考生“鏖战三场，非有龙马精神、驴骡筋骨、螭蜃呆气、骆驼毅力不可！”

南宋时期，苏州有个杨滨，吴江人，一生好读书，且有奇才。然而，就是考不中进士，“七试不遇，呕血而死”。临死之前，他将自己一生所读的书全部焚烧精光，并自撰墓志铭曰：“生于书，长于书，死于书，今生不遇，来世有余。呜呼哀哉！”（乾隆《吴江县志》）至死还在想着读书科举功名，读来真是令人悲伤落泪。“落第逢人痛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从赵嘏这首《下第上李中丞》诗里悲切凄楚的词语，我们可以体味到那黯然神伤的情感。

明朝正统年间，吴县有个奚昌（字元启），“少游乡校，有隼声”，学问高深。正统九年（1444），以《易经》考中乡试举人，此后“七试礼部不中”，于是改攻《尚书》，同时涉猎其他诸经，但还是屡试不中。

他酷好作诗，诗兴来时经常在街道人群中“举手摇足，辄为推敲之状”。他曾气愤地说道：“我屡试不中，难道都是因为作诗吗？”而让他大惑不解的是，经他教授指点的后生则“多取高第”。年且五十岁，终于考中成化五年（1469）己丑科二甲第七十五名进士。对此，奚昌并没有高兴，而是让他对科举所谓的公平、公正产生了怀疑，不禁问道：

“我的文章，难道到现在开始工啦？！”可惜，次年便死于京师。奚昌一心读书、科举、作诗，不事生产，一生赋诗甚多，其妻“恶其苦吟”，把他的全部诗稿统统烧毁。

与奚昌同科的三甲第一百五十四名进士、吴县人顾竑（字惟远），从少学习十分勤奋刻苦，“焚膏继晷”，晚上读书为了防止发困，将头发结在蚊帐顶上，以致头顶上的头发都被拔光。成化五年终于考取进士，可是，还没来得及授官就死了。这样的功名，对他本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明朝大书法家王宠（1494—1533），字履吉，别号雅宜，吴县人。聪明好学，唐伯虎招他为女婿。他曾“读书石湖之上二十年，非省视不入城市”；他“于书无所不窥，文艺无所不能”，博通群籍，多才多艺。书法精小楷，尤善行草，人称是文徵明之后“当以王雅宜为第一”；兼能绘画，擅画山水。为诸生时，曾深得知府胡纘宗的器重。然而“八试棘闱不利”，最后“仅以年资贡太学”，只选为一个贡生。一心想考举人、进士的他，志未遂而歿，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年仅四十岁。

明朝正德年间，吴县有个吴文之，聪明颖异，七岁就能写文章，“读书目数行下”。正德五年（1510）考取庚午科乡试举人，年纪还不满二十岁。十六年考取辛巳科三甲第六十四名进士。不久便因积劳成疾而逝，年仅二十九岁。

明朝陈理，字君明，吴江同里人，“少为诸生，器岸轩特，文笔雄健，博通子史、古今杂志及氏族字学”。写得一手好文章，正德中，御史张璇行来到苏州当学政，曾问诸生：谁能为古文，大家一致推荐陈理，于是“命拟作，请立先贤子游后奏记”。陈理“援笔立就”，张璇称

善久之，名震一时。吴中士大夫家里的记传、序铭，多出其手。然而，“五举乡试，不第而卒”（乾隆《吴江县志》），连个举人也没考取，含恨而逝。

徐子英，字韬仲，昆山人。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考中壬子科举人，后赴会试，“公车不第”，于是屏迹旧庐，闭门思过。年纪七十多岁时，仍旧是读书不辍，还一心想着科举功名。后来，他鼓足勇气赴京会试，结果一到京城就生病，病得根本不能入闱进考场；然而，他“犹课所试题”，仍坚持在病床上做考试题目，后来不到一年便去世了。

沈倬，字道章，吴江人，其兄沈位是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解元。沈倬读书过目成诵，诗文立就，爽健而中律，为诸生时连试第一，督学耿定向特别欣赏他，其文誉与管志道、焦竑等齐名。但是，参加科举“终不得举”，直到去世都没考取举人，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张世伟，字异度，吴江人。才思敏捷，工古今文词，小时曾师从著名文学家王世贞以及榜眼王锡爵，二人“许为国器”，都认为是个国家栋梁之材；又曾受知督学陈子贞，“声名籍甚一时，海内才士皆与缔交”。他恃才简傲，而屡试不第，万历四十年（1612），年近五十始考取顺天乡试举人，但是有人嫉妒告发他曾行贿疏通“关节”，于是被抓到刑部审问，虽然查无根据，但还是罚停三科。天启元年（1621）才复试，而多次参加会试不第，一生与科举功名无缘。“谁知失意时，痛于刃伤骨”，真切地反映了科场落第的心情与感受。

明朝昆山顾允元，字懋善，隆庆元年（1567）考中丁卯举人。他精通经史，擅长八股，“时文体一变，（顾）允元与许承周为一时之冠”，他是隆庆、万历年间的最有名的八股文大家。然而“偃蹇公车”，直至万历十四年才考中丙戌科会试贡士，接着考中殿试三甲第一百六十四名进士，而仅谋得瓯宁县令一职而已。

施 槃： 英俊漂亮得状元

古代科举，考中状元是件十分艰难的事，不仅文章要做得好，而且还要运气好，有时人的相貌也十分重要，明代苏州施槃与张和就是生动的例子。

施槃（1417—1440），字宗铭，吴县东山人，出身于商贾人家，但他不受当地重商轻文风俗的束缚，矢志力学。明正统三年（1438）戊午科乡试，录取为第十五名举人。第二年春参加己未科礼部考试，考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翰林院学士钱习礼读了他的试卷，十分赞赏，觉得文章虽不够老辣，但富有才气，于是拔为高第。殿试时，他的对策“以敬字立说，敷陈有经济学”（《吴邑志》），明英宗定他为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

据《涌幢小品》《制义科琐记》记载，此科状元初定是昆山人张和。明英宗很是高兴，特地派贴身太监前往张和寓所先看看其长相，太监回来告诉皇帝：张和是个“独龙眼”。明英宗一听马上叫换人，施槃不仅文章做得好，而且人也长得英俊漂亮，于是连忙改为状元。此科三甲第一名则是吴江人莫震，“一郡三传胪”，传为美谈。

施槃是明朝开科以来最年轻的状元，当时年纪才二十三岁，“自明开科以来，登首选而年少者，莫如施槃”（《具区志》）。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正式宣布开科取士，至正统四年的七十年间，共录取二十一名状元，其中施槃考取状元时年龄最轻，与前一科状元周旋（中状元时三十六岁）相比，年轻了十三岁。有人曾作过统计，明清两朝累计出文状元二百零四名，中状元时的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